



公元前486年,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,自此起,历经多次挖掘连通,一条大运河,从南至北千里远,绵延流淌两千多年。

高邮,一个苏中平原上的小城,幸运地坐落在这条河旁。高邮境内的一段运河,西傍全国第六大淡水湖——高邮湖,东连千年古邳城。大运河成了自小城而东去的广袤土地上的母亲河。高邮,也因湖因河,承受了水所给予的幸与不幸。

在我老家院墙的一周,不到一人高的地方,有一道明显的痕迹,奶奶告诉我们,那是民国二十年倒口子,水淹院墙几十天后留下的水迹。

1931年8月26日,这天清晨,只听得远处闷声作响,周遭凉气逼人,大街上响起各种声响,锣声,喊声,哭声,“河趟上倒口子啦……”家里围墙一周从外往里渗水,阴沟洞向外冒水,院内的水眼见得朝上涨,全家人万分惊慌。这天是农历七月十三,正是我父亲虚七岁的生日。年幼的父亲,手中拿着一枚熟鸡蛋,跟着奶奶身后,不知所措,嘴里不停念叨,鸡蛋放哪块,鸡蛋放哪块?奶奶回他,鸡蛋放哪块,吃下肚。

很快,高邮城内外一片汪洋,经过商量,全家老小全部迁到城内姑奶奶家暂住,城内部分地区地势较高,没有被洪水淹没。奶奶不肯去,她要留下来看家,她舍不得家里的那点坛坛罐罐。家里整个院子没有第二个人,到了漆黑的晚上,着实令人害怕。奶奶一个人睡在堂屋里,两张大桌子拼起来,上面放张藤椅当床。白天找点东西充饥,傍晚,趟着齐胸深的水,到处巡看一遍,大门后门是否都

近十几年来,上树是常事。房子周围辟成了小果园,只一两棵是矮化树种,2米多高,另三四棵桃、梨等都在5米以上。整枝、间果、采摘等都得上爬。常在树上移来动去,四季有活。5月大忙。几棵枇杷先后成熟,一天一个颜色。恰似蜜月期,天天上树,甚至,一天几回。顿感,树上看似无路,走的趟数多了,便也成了路。

采果的路径几乎是全覆盖,安全也最烦心。上树之前必多次仰视考察,何处熟果多,确定梯插入树间的方位,看地貌,调倾角,用砖止滑。要清楚树龄、树种、材质,能不能承重。像桃木、石榴,坚韧,而柿子、枇杷,如香樟那般,长得快,材质松,脆嫩。还有的树竟暗藏杀机,中

藕夹子,又名藕盒子,地道的维扬特色菜。

怎样做藕夹子?
一、选取新鲜光滑之莲藕,除节、去皮、洗净,制作空藕夹子。一个空藕夹子由两片藕组成,两片藕之间不能分离,要留一点不切到底。藕片的厚度,控制在4毫米左右。过薄或者过厚,皆不可取。薄了,填肉馅时易破损。厚了,油炸时难炸酥炸脆。
二、做肉馅。选用精肉剁成细一点的肉泥,加入姜葱末、盐、糖、酒、鸡蛋、味精、生抽、黑胡椒粉等,充分搅拌

雨一直下个不停。突然,听到急促的敲门声,我起身忙开门。哦,本队谭叔家的儿媳妇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,她焦急地说:“我公公病了,我一个人在家,没办法,请你帮我去请一下医生。”我忙问:“你公公得了什么病,这么急?”她说:“不知道,我听到他的呻吟声,好像很难受。”我找到一件塑料雨衣披上,直接往王医生家跑。见王医生家的灯还亮着,我敲门,是王医生穿着雨衣开的门,问:“什么事?”我说:“队里的谭叔病了,请你去看一下。”他问我:“老谭病了,怎么是你来叫我?”我回答:“他儿子不在家,只有儿媳妇在家,急切地跑到我家请我来请你。”王医生随即背起药箱随我在雨中奔走。到了谭叔家,见他侧身躺在床上,双腿蜷曲,显得很难受。王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,谭叔只是叹息,不说话。王医生似乎察觉到什么,贴近他身体闻了闻,忙问:“你身上有农药味,是不

运河的证明

□ 汪泰

关好了。夜深人静时害怕了,就吼着嗓子对邻居老太喊道:“舅老太啊,你家老二回来啦?”这是事先和邻居约好的,心里害怕时彼此呼唤一下,壮壮胆量,把坏人吓走。就这样,奶奶一个人在家呆了好多天,直到洪水退去,家人返回。洪水期间的一个白天,奶奶去城里看望家人,走到北城门口,刚过城门外的那座木桥,桥口旁的一座楼房经不住水泡忽然倒塌,一声巨响,整座楼房砸在护城河的木桥上。奶奶回头一看,桥被砸断,桥上拥挤的人群全部落水,砸死淹死受伤的不计其数,那个惨哪!奶奶庆幸自己刚刚过桥逃脱了性命。这些故事,都是晚饭后奶奶在饭桌上的讲述,直听得我们这些孩子毛骨悚然,充满了对高邮湖对大运河的恐惧。

后来我在六年级的历史课上,听老师说国民党政权的腐败,好多垒在运河堤上的泥袋里不是土,而是蚬子壳,这哪是防洪,这是坑民。史载,自1591年至1948年的357年间,高邮共发生了127次较大水灾,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。水神祭得再多,镇水铁牛铸得再多,于平定水患无济于事。

“高邮湖上好秋光”“堤南堤北万垂杨”,诗人笔下,高邮湖是美丽的,但美丽的高邮湖在不时闹腾洪水的同时,还让邮人遭受着血吸虫病的痛苦。血吸虫病人骨瘦如柴,腹大如鼓。记得小学时的

树上有路

□ 黄学根

下层易现枯枝,或者被虫蛀成半死枝,切不可站或攀。尽量单手摘果,另一手抓硬铮枝助平衡。即使一只脚下突然让软或滑边,手上树枝的弹性立即助人缓冲,迅速调整体位,重觅落脚点。

预则立。修树留半尺长的树桩,钢锯留情,断臂也善报。作抓手,踏脚,爬树方便,安全。高处锯树,腰系安全带,与主干联接,好放手用力。

树上的路,要边走边护,边护边走。拨开拦路枝,清障;砍枯锯蛀,“排雷”。

藕夹子

□ 朱桂明

均匀,稍置片刻而入味。

三、把做好的肉馅小心填进空藕夹子,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上下一捏,捏严实。

四、将填满肉馅的藕夹子蘸上含有鸡蛋液的干面糊,放入锅里油炸。必须注意的是,干面糊和得既不能过稀,也不能过稠。过稀,裹不住藕夹子。过稠,粘面太多,影响口感。藕夹子入锅,

雨夜

□ 施正荣

是吃了农药?”谭叔点点头。王医生贴近他的嘴边又闻了闻,说:“你吃了六六六粉?”谭叔又点点头。王医生赶忙叫他儿媳妇拿几只鸡蛋敲开来,不要搅,叫病人生喝下去,并吩咐我赶紧找几个人将谭叔抬到医院去抢救。我急忙叫醒两个庄邻,用门板抬着谭叔,急切地在雨中奔跑。王医生也一起去了,他催促着我们加快速度,时间就是生命,我们几乎穿越农田、田埂,直线狂奔……

天亮了,雨还是下个不停。踏着泥淋的乡间小路,在回来的路上,我好奇地问王医生:“到你家时,你怎么穿着雨衣?”他说:“我出诊刚到家。”我又问:“你怎么闻一下就知道是吃

一位陈姓男同学,年龄比我们大,瘦弱,矮小,幼时得了血吸虫病,落下这发育不良的病根。“男不生,女不育”“华佗无奈小虫何”,便是对此病的真切写照。一涝一虫,使高邮乃至里下河人民陷入万劫不复之中,真是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”!

新中国成立后,高邮段古运河被浚深拓宽,高邮的湖、河水患得到了彻底治理,高邮人,高邮以东广袤无垠的大地,不再为无情的水患所害。即使1991年的特大洪水,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,最后的炸坝行洪,也没死伤一人。

1991年特大洪水后,在国家支持下,高邮先后又投入30多亿,加固湖西大堤,整治淮河入江水道,兴建环湖防洪旅游大道和高邮湖控制线漫水闸等重点项目,达到高邮湖水位9.5米(高于1931年水灾水位)不出险。

高邮人治水治虫齐头并进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高邮建了血吸虫病防治站,筛查、治病全免费。持续不断的对湖滩钉螺的综合治理,彻底根治了小虫的肆虐。

如今的大运河,先前东岸的运堤公路早已不再承担运输任务,而成为专门的运河堤坝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,现在两岸河堤坚固,风光秀丽。春天,桃红柳绿;秋天,银杏叶金黄灿灿。两座运河大桥,连通了运河两岸,湖河之间的泄洪滩带,成为万亩菜花观光带。昔日是非地,而今成为邮城人休闲的好去处。千年古运河,千年黄金古水道,在时代巨变中,变得年轻妖娆风情万种,在见证着岁月的艰辛与美好中,真正成了高邮及里下河地区人们的母亲河。

树上的路,以慢取胜。忙添乱,累生祸。不如歇一脚,吃吃鲜果,来劲了,定定神,再启程。目标定路径,选一安全点,挂好敞口包。上下左右前后,摘完再挪位置。如下面有助手帮看目标,扩大视野,可以快些。若已是“伸展运动”了,手还够不着,递个2米多长的竹钩,将绵绵的果枝钩过来采。要尽肢体所能。比如以胳膊肘弯钩一强枝,树人相依助平衡。腾手抓钩来的果枝,乐得两手配合,稳受无虞。

安全限制路径。摘不到的哪怕是足球大的金果,也不可冒险探手。听听鸟语,“不贪,不贪,留我午餐”。事实上,人鸟共食,也确是和谐、公平,鸟儿也有一方蓝天,一分阳光。

翩翩起舞,“嗤嗤嗤”作响;水汽亦随之而升腾,如云似雾。此时情景,很是热闹、很是喜庆、很是祥和。故逢年过节,人们对此物总是情有独钟。

五、待锅里趋于平静,藕夹子两面皆呈现出金黄色,起锅盛盘。盛盘,可精心拼出各种令人赏心悦目的花样,让视觉调动味觉。

藕夹子油而不腻、酥脆可口、香清味鲜,而其外形与色彩又非常吸人眼球,故餐桌上极受青睐。

藕夹子宜趁热品尝。品尝时蘸以用姜末、醋等制成的佐料,更为佳妙。

了六六六粉?”他说:“农药有多种,其它农药味很浓,瓶盖一开药味四溢。六六六农药是剧毒农药,但它是粉剂,药味散发比较慢。”“哦,那你为什么叫病人喝鸡蛋呢?”“蛋液喝下去可以吸附六六六粉,延缓毒性被人体吸收时间,那是土方法,但必须争分夺秒进行抢救,必要时可剖腹洗胃,如果中毒太深就无救了。”我还想再问一些什么,看他那疲倦的样子,我对他说:“你太辛苦了,回家好好睡觉吧。”他说:“哪能呢,每天24小时都有生病的人,及时为病人治病,这是我的职责。尤其是这个季节,农药中毒、被蛇虫咬伤的事情常发生,人命关天,救治要及时。”

通晓未眠,回去还要继续新一天的工作,而且有那么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想着的是病人,是救死扶伤——这就是那个年代农村“赤脚医生”的风采!

大运河是很美的。在记忆中,漫长的河堤两岸全是绿茵茵的权槐。风吹过去,弥漫着扑鼻幽香。权槐有成人那么高,一簇一簇的,长圆形的叶子很匀称,枝条长长的,有韧性,很适合编织箩筐之类的。权槐还有防风固堤的功效,割了又长。权槐还开花,是白色和紫色的,朴素且美。权槐下面便是运河。

夏秋的时候,权槐很茂盛。绿色通向远方,连着天边的白云。权槐下面很荫凉,我们在权槐丛中穿行。红蜻蜓很多,飞累了落在权槐枝叶休息。红蜻蜓似乎很呆傻,一捉一个。我们捉满了手,跑到公路上迎风一撒,红蜻蜓慌张地飞去。权槐树上还有知了在不停鸣叫。除了常见的蝉,还有小一点的“唧溜”。有时还看到“吊死鬼”、“吊死鬼”就是自我吐丝包裹起来的秋虫,已经作好过冬的准备。

大运河水很清澈。水质甜冽,似乎可以直接饮用。小鱼儿成群地游来游去。大多数时候,河水是向南流,朝着长江而去。有时,也向北流,河水是浑浑的,似乎是江水北上。

大运河是黄金水道,很繁忙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水上运输发达。每天运河上的船队来来往往,几乎一刻也不停。船队由轮船头拖着,满载而行。船队一般是单数。9条船或11条船居多,很少成双数的。船很多的时候,除了船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高喊让道外,船老大还站在船头指挥。很少有船相碰撞的。除了船队,还有大客轮,船舷号是804、805的,好像是每天从淮阴到扬州往返的。大客轮也经常停高邮上下客,就在老汽车站对面的码头。大客轮马力大,掀起的波涛汹涌澎湃。“呜,呜呜”,老远就听见大客轮鸣笛,我们便飞快地奔向运河,脱衣,跳下水。干嘛?冲浪。这正是潇洒惬意的时刻,大浪冲来,迎头而上,升高落下,随波起伏,其乐无穷。只是这大浪苦了在运河边洗衣洗菜的妇女,她们拎起竹篮,慌忙避让,但满岸水花,还是打湿了一身衣裳。大运河立刻混浊起来,过后片刻,又清澈如初。

大运河东岸便是淮江公路,那时是唯一的省道干线。奔驰着卡车、客车和人流。我们不懂得科学知识,发现汽车排出的尾气很好闻,一大群小孩子追着汽车闻汽油味,殊不知这是有害气体。大运河边最热闹的就是北门外大码头了。这里长年停泊着木排和竹排。边上是装卸码头,搬运工人在此忙碌。有卖油条烧饼的,有卖萝卜山芋的。男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养成了一个爱好:听雨。

爱听的雨声,不是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轻抚,亦不是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”的稀疏,是那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急促,也是“风如拔山努,雨如决河倾”的凶猛。哗啦!哗啦!大得足以掩盖外面一切喧嚣的雨声。所以一到多雨的季节,我便反而更加兴奋了,可是雨天也为出门上班带来了不便。天气无法遂了我的意,好事都让我占了,那相比之下,我还是希望听到自然带来的狂野雨声。

夜晚入睡之时,豆大的雨珠敲打着门窗,砰砰!外面其他声音好像都消失了一般,这种雨声,对于我是一种天然又免费的享受,像是灵魂得到了洗礼。绵绵细雨轻轻抚摸着

运堤权槐青

□ 王俊坤

人们多数是赤膊的,一身肌肉,满脸汗珠。女人们则穿着大蓝布衣衫,有的头上扎着粗纺毛巾,脚穿草鞋,颇为英武。突然,传来一阵欢呼声,原来是喜欢和妇女打闹的陈二被女搬运工人吊在吊车上。陈二求饶,女人们欢笑。

那时候,居民生活用水都要到大运河来挑。每家几乎每天都要到大运河。生态是非常之好的,妇女在河边淘米,小鱼就在手边转来转去,抢食滑落的米粒。那些眼明手快的媳妇顺手便捉住一条,将鱼肚子一挤,便放入菜篮中。抬水、挑水的人很多,都是些半大的孩子。还有刚谈恋爱的,姑娘拎篮子洗衣,小伙子帮着提水、挑水。

天气很热,下河游泳是必不可少。小男孩几乎都光腚的,游来游去。有的家长就坐在权槐下看着。也有稍大的男孩,有点发育了,也光腚。那些女人并不介意,洗衣说笑。大河落日时,火烧云很美,有一位漂亮姑娘在权槐下练唱,声音传得很远。

运河长堤是天然的美景。西边是珠湖,全国第六大淡水湖。一望无际,水天一色。云彩变幻,遥应着神秘的传说。东边是高邮城,市井烟火,宁静祥和。大运河犹如白锦飘拂而过,而并行的就是那绿茵茵的权槐。

天渐黑了,运河安静下来。小孩子也玩累了,该回家吃晚饭了。不久,运河堤上基本上就只剩下两类人了。一类是谈恋爱的,月下漫步,权槐婆娑,不失为浪漫。另一类则是练武打架的,往往是相互不服气,来此摆场子决高下。谈恋爱的知趣并迅速离开。

运河堤下的北门大街,两边早已支起了纳凉的床板。人们在等待看飞机打靶。下午就听说,空军和炮兵打靶训练,一连三天,地点在高邮湖中。人们一边纳凉,一边可以看到天空中的实弹训练。晚上九点钟的时候,飞机来了,飞得很高,后面拖着长长的靶子。探照灯全都亮起来了,夜空如昼,目标靶子十分清楚。不一会儿,炮火响起。炮弹像一粒粒小火球喷发,打了好一阵子,靶子被击落,坠入湖心。运河堤下也是一片欢呼。

晚风吹过,大运河星光点点,月儿弯弯,各种夏虫在尽情歌唱。权槐也安然入睡,和运堤下的人们一样,等待着大运河的又一个黎明。

听雨

□ 章双双

万物,滋养着世界,生怕打折了嫩草细叶,固然是好,可哪有声大豆粒的雨给世界洗刷得干净、彻底!

小时候,当雨下得让人无法出门时,家里便多了几分人气和温暖。爷爷在柴房劈柴,奶奶做着晚饭,炒着菜,父亲用鸡毛掸子清理着角落灰尘,我和妹妹玩着游戏。雨声掩盖了一切声响,我们做着各自的事情,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一种温暖将我包围。

我想,这大概是我喜欢听雨声的原因。雨大得一切都沉寂了,像是外面世界也没那么大了,触手可及的温暖仍在我身边。